

「艾莎，我想我們別溜冰了！」安娜覺得自己每分每秒都站在危險上，隨時都可能摔跤或扭到腳。儘管有她的姊姊穩穩抓著，卻還是免不了時不時拐到腳的情況發生。「我們趁大家玩得正開心的時候，到附近的哪裡去喝個茶、聊聊天如何？」

「妳不喜歡溜冰？」臉上露出些許失望，艾莎有些挫折。她以為妹妹會對自己有雙純冰製造的冰刀鞋感到欣喜。

「不，我很喜歡，相信我！」放開了艾莎，安娜雙手拼命的交叉揮動，急於解釋。「但是我覺得或許我們現在除了溜冰，還能做些其他更有意義的...唔噢！！」

就在即將因為身體不穩而摔個七葷八素的時候，艾莎一把將安娜拉了過來，導致後者就這樣整個人一頭栽進她的懷中。

「小心！」

「...謝啦，姊姊！」感覺到瞬時脹紅了臉，連耳根子都一同熱燙了起來。嚥了嚥口水，安娜慶幸自己的麻花辮是貼覆著耳朵、垂在肩膀上的，不然一定會被艾莎發現自己這副窘態。「妳漂亮的接住我了。」

「不客氣！」眼前的姊姊似乎非常開心，她的笑容很深，好像剛從巨大的惡龍手中救出自己那樣神氣驕傲。「妳有沒有受傷？」

「我很好，別擔心！」雖然不懂姊姊到底為什麼這麼開心，不過經過剛才的有驚無險，讓安娜更加認為真要聊天，比起站在危險的冰上，不如好好地坐在房間裡。既不會因為分心而摔得狗吃屎，也不會為了顧及雙腳的平穩度而無法專心聊天。「所以我們要去室內坐著聊天了嗎？」

「Okey！」緊緊握著安娜的手，艾莎拉著妹妹往王宮走去。

她們來到書房，並讓侍女沏一壺茶且附上巧克力，彼此便面對面坐在小小的圓桌前。

待侍女離去、書房中只剩她們姊妹倆之後，不知為何，彼此都有些尷尬的沉默了會，卻又同時很有默契地一同開了口。

「『呃...』」看著對方欲言又止張口、與半舉空中的手。下一秒兩人不約而同地笑了起來。

「妳先說吧，安娜。」

「不不不，我比較想先聽妳說！」

雖然安娜想說的話很多很多，不過此時她比起讓姊姊認識自己，更想先了解自己的姊姊多一點。

「好吧！」對方開頭就是這句：「妳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地方還覺得僵硬，或是寒冷...我是指——妳之前被我冰凍了心...。」

看得出來姊姊臉上有著擔憂與內疚，而安娜不希望她繼續這樣自責下去。「放心吧！我再也沒有比現在這樣更好過了。」

「真的？」

「噢！拜託，」擺了擺手，不解為什麼艾莎要這麼緊張。明明現在這樣活蹦亂跳的自己，不就是安然無恙最好的證明了嗎？「妳不會打算為這件事歉疚一輩子吧？」

「如果妳從此有哪裡行動不便的話，」艾莎蹙起眉，表情認真得彷彿妹妹真的變成那樣。「我除了對妳歉疚一輩子，還願意照顧妳一輩子。」

原本往嘴巴塞了好幾顆巧克力，但因為聽到面前的冰雪女王為自己所造成的後果非常內疚，讓她不顧嘴裡的巧克力是否吞下，便含糊的急著回應：「所以偶就收啦！偶魂好，但盧果口以困到偶姊開勳一點，一定會棍好！（所以我就說啦！我很好，但如果可以看到我姊開心一點，一定會更好！）」

被眼前絲毫沒有公主優雅形象的紅髮女孩給逗笑，艾莎伸出食指朝安娜嘴邊的巧克力碎屑抹去，並放到自己口中吮掉。

「怎麼了嗎？」因為安娜整個人突然停下動作，一臉怔怔看著自己，艾莎再次擔憂。「該不會妳真的有哪裡還沒恢復吧！是頭部嗎？」

「不，我沒事！」抓住打算伸過來摸摸自己頭的艾莎的手，安娜還有些未定神。「只是...」

「只是？」

不知道該如何解釋起，安娜感到苦惱的再次抓起好幾顆巧克力塞入口中，一邊大口咀嚼一邊思考，到底怎麼向艾莎說明此刻自己內心莫名的悸動感。

就在這時，艾莎起身並彎腰俯向前，似是沒多想的吻去了黏在安娜嘴邊的杏仁顆粒。

「嗯，這巧克力的杏仁碎片烘烤的恰到好處呢！」似乎沒發覺到哪裡不對勁，白皙的手這才從妹妹手中抽出，並往巧克力堆中撿起剛才對方吃過的杏仁巧克力，同對方的模樣，一口塞入嘴裡。

「艾、艾莎...？」良久，才逐漸懂得反應過來的安娜，此刻早已面紅耳赤。「妳...妳親了...臉頰...。」

聽聞對方越說越小聲的話語，精緻的臉蛋上頓時乍現驚訝的表情。她一隻手摀著嘴，但令她感到驚訝的卻不是因為自己無意間的舉動。「...妳不喜歡嗎？」

明明小時候，安娜只要嘴上沾著任何食物碎末，她都會這麼做的啊！難道因為彼此都長大了，她就會認為姊姊這樣對她，是當她還沒長大而不高興嗎？

「不，我很愛...呃、我是說，我喜歡妳這樣...噢！沒有別的意思，就只是...就只是...」該死！這股悸動是怎麼回事？安娜語無倫次，兼且腦袋一片混亂。

「就只是像小時候那樣，對吧？」看著慌亂得一邊比手畫腳、一邊又拼命思考的安娜，艾莎體貼的幫她把話接著說完。

睜大了眼，原來姊姊想法很單純。因為小時候姊妹倆常常這麼做，只不過就是沿用以往的習慣而已。不知道為什麼，安娜心中有些悵然若失。

「對，我就是打算這麼說...」隱藏自己的失落感，她認為沒必要讓女王陛下除了國務之外的瑣碎小事擔憂，例如自己此刻的心情。

「小時候...我們時常睡在一起。」艾莎望著手中的花雕瓷杯，溫潤的紅茶茶面有著輕微的漣漪一波波渲染開來，彷彿塵封已久的往事再次浮出水面那般，令她無法從名為懷念的波紋上移開視線。「儘管妳也有一張舒適的大床，卻還是喜歡往我這邊擠過來。」

「嘿！艾莎，」了解若有所思的姊姊在想些什麼，安娜先是將沾上巧克力的手往自己身上抹了抹，接著才伸出去握住那放在瓷杯上、冰涼而細白的手。「我們也可以從現在開始每天一起睡啊，就像小時候那樣！」

「我們可以嗎？」她指的是一掃13年來的隔閡，再次如同小時候一樣親密無間。

「當然！」而她也讀懂姊姊細膩的心思，爽朗的語調成為對方的一劑強心針。「我等這一天等很久了！」

※

「...然後我姊姊笑的好大聲！」滔滔不絕的講著自己早上的光榮事蹟，絲毫沒察覺身旁的男人正了無生趣的撐著頭呆望遠方。「這還是我經過了這麼久以來，第一次看到她這麼開心！」

「如果我每天都可以讓她開懷大笑就好了，不然當女王這麼無聊，豈不是悶死了！」還想繼續講些什麼，但都沒聽到任何應聲。「...阿克？」

身旁的男人早已走神，剛才女王笑得多開心什麼的，他根本完全沒聽到。

「阿克！」這次，她又多靠近了對方一些，並加重音量的呼喚。

「噢！怎麼了，安娜？」

「嘿，你根本沒在聽嘛！」感到有些氣惱，方才愉悅不已的心情此刻蕩然無存，而罪魁禍首卻一臉不以為然。

「抱歉，不過我沒想到妳找我出來散步，只是為了要向我報告妳跟妳姊之間相處的狀況如何。」他也覺得萬般無奈，原本以為兩人出來約會能有情感上的進展，卻想不到對方開口閉口都是『艾莎、姊姊、女王』，除此之外有論及自己的話題，卻只有類似『小斯、蘿蔔、被奧肯扔出去』這般無關緊要的事情，而且與女王的話題相比，根本滄海一粟。

「畢竟我們已經13年沒有好好交流過了...13年耶！你能想像嗎？」語氣誇張且帶著驕縱的氣息，安娜為阿克無法體會這樣心境感到大惑不解。「就像你跟小斯13年來都相互拒彼此於門外那樣，你能不寂寞嗎？」

「抱歉。」又是一句道歉，但阿克真心認為沒有兄弟姊妹的自己，確實無法體會與親人吵架或被拒於門外會是怎樣的心情。「我跟小斯既不是血親、也不住在大得嚇死人的王宮裡。妳的感受我真的沒辦法理解。」

「好吧...！」知道多說無益，只好就此打住話題。再這樣下去只會讓彼此已經有些煙硝味的關係更往不利的情況發展。「那我們現在要做什麼好呢？」

「嗯...，精靈爺爺似乎很關心妳的狀況。妳知道的，上次見到他的時候，妳的心被艾莎給凍結。而在此之後都還沒有向他報過平安呢！」

「那我們就來去找精靈爺爺吧！」被石頭精靈們拉著唱歌跳舞雖然令她有些卻步，但再怎麼樣也好過繼續處在一觸即發般的緊張氣氛當中。

※

「艾莎！」從辦公室門口探進頭，安娜蹦蹦跳跳地朝著正坐在位子前批改公文的女王而來。「妳的公務辦完了嗎？」

「如果妳急不及待的想要今天或明天就前往北山旅行的話，」冰藍眸子撇了一眼來者，又將視線轉回密密麻麻的公文上。「我只能告訴妳，無法。」

「那...後天？」

「也無法。」

「大後天！？」

「...安娜，」沒好氣地不得不將視線再次從公文上移開，並落在迫使自己分心的罪魁禍首身上。「身為一國的國君，如果一天到晚只知道遊山玩水，那他的國家勢必會逐漸滅亡。」

「但也只不過是撥出一週左右的時間，並沒有一整年都是如此啊！」講得相當理直氣壯，絲毫

不明瞭就算只有短短一天未處理國家大事，也會讓國家一切機要退步。

「一週沒有管理國務，那艾倫戴爾就會有一週的時間在國際上駐足不前。」很有耐心地安撫著還不太懂事的公主，她語調溫和不愠的講道理。「往往有心的鄰國都會趁這機會，不擇手段的吞併或攻打過來。」

「那...要怎麼彌補這一週駐足不前的情況？」聽進了姊姊的話，讓安娜也隨著擔憂了起來。

「我就必須提前將未來一週的公務與國政處理妥當，並推算各種突發狀況的可能性。」

「噢...好吧。」雖然討厭等待，但現階段也只能提起那少的可憐的耐心，默默等候姊姊將進度規劃給完成。

辦公室靜得毫無半點聲響，除了偶爾其他大臣將國務相關的公文呈上來之外，就只有女王翻閱公文與撰寫、批改的沙沙聲，以及安娜自己的呼吸聲。

如果自己也有辦事的能力就好了。看著姊姊蹙緊著眉，似乎頭疼於公文內容中、那些安娜理解不了的事情時，她這麼的想著。

既然幫不上任何忙，那至少可以讓她的女王不要這麼緊繃？

此想法才浮現於心頭，身體便已付諸行動的來到艾莎身邊。

看著那整齊到過於嚴肅的、緊緊盤繞在髮頂的麻花辮，安娜將用來固定髮型的夾子給抽走，並將眼前人的瀏海往後梳抓——瞬時原本威嚴肅穆的形象，變得颯爽不羈又拉風。

「安娜，妳在做什麼！？」被女孩突如其來的舉動給干擾，讓她不得不再次停下手邊工作——距離上次被打擾以來，也不過才經過了十分鐘而已，她為妹妹乏善可陳的耐心感到相當頭疼。

「這樣應該暢快多了吧？」一臉笑嘻嘻的，完全沒發現自己打擾到女王辦公，還為自己的突發奇想感到沾沾自喜。「妳還是這樣比較好看！」

「唉...」長嘆一口氣。全艾倫戴爾也只有她的公主敢這樣對女王沒大沒小，還能不被定罪。「安娜，能不能讓我好好辦公？」

「噢！抱歉...」沒想到對方非但沒給予自己任何髮型上的意見，還講出她預料之外的話語。有些沮喪，拉了一張椅子再次挪出耐心，安靜的待在一邊。

不消多少時間，不太有耐心的公主又再次不安分地動來動去。她先是繞過辦公桌，到另一端拿取了下午茶的點心；接著走向辦公室那空曠的中央，獨自跳起華爾滋；舞跳久了膩了，便走到一旁的書架前，踩著底層的書架往上爬去，從最頂層的架上取了一本她覺得似乎頗有意思的書籍，再像貓兒一樣輕巧地跳下書架。

然後想當然爾，辦公桌前的人早已被嚴重干擾。似跳針一般無限反覆，艾莎在公文上的內容不斷重複看著這句：『艾倫戴爾的酪農業牲畜...酪農業牲畜...酪農業...畜牲...！』

「安娜！！」語氣比剛才加重了不少，女王難得的對自己的妹妹沉聲警告：「如果你覺得雙腳不聽使喚的想到處走動，妳可以把整座王城、甚至全艾倫戴爾都給逛一遍－...除了這個辦公室！」

「啊，抱歉我吵到妳...嘿！？」還來不及道歉，身旁已憑空出現小型的棉花糖雪怪，毫不客氣地把自己推出辦公室門外，並重重關上大門且上了鎖。

「艾莎？我們說好不再拒彼此於門外的！」有些氣憤的叫嚷，但門的另一邊卻傳來小雪怪的吼聲：「別－進－來－！！」

「...真是太好了！」鼓起腮幫子，雙手環抱胸前氣鼓鼓的離開辦公室大門，往王宮外走去。「我明明已經沒有繼續撥弄艾莎的頭髮了，剛剛也都沒發出半點聲響，為什麼她還要這麼生氣地把我攆出辦公室！？」

因為太過氣憤，以致於當她回過神來才發現自己已來到了峽灣。陽光閃耀的映照在蔚藍的海水上，顯得波光粼粼、璀璨動人。就連原本的壞心情也被這般明媚景色給驅散，變得心曠神怡。

正享受著海風溫暖的吹拂時，停靠在港口邊的一艘商務船發出兩聲汽笛聲，似乎準備出航了。

腦筋一動，安娜決定乾脆隨著這艘船一同，前往未知的領域去冒險。反正終究還是要花上一段不短的時間等艾莎辦完公，那乾脆趁這段期間到其他地方去增廣見聞。

下了如此決定的同一時間，她的腳步已邁開，往那艘商務船的方向前進。

「這不是公主殿下嗎？」站在乘船口前的，是一直以來侍奉著王室一家人的管家凱伊。「您怎麼會來這兒呢？」

「我想要到其他地方去看看。」下定決心之後，任誰都別想阻止她。「這艘船會到哪去？」

「會到南方一個叫普爾的國度去。」先是回答了安娜的問題，緊接著是擔憂與勸戒。「殿下，您這樣擅自出航一事，是否已向女王陛下報備過了呢？」

「我們的女王陛下正忙碌於國務，我也不好打擾她。」說及艾莎就有氣，明明好不容易稍微釋懷了。「事實上，我剛才才被她趕出辦公室呢！」

「沒別的事的話，我要去旅行了。」看對方欲言又止的模樣，安娜打算先發制人，挺起胸膛、雙手叉腰的準備踏上旅途。在邁開腳步前一秒，像是突然想到什麼似的回過頭。「...還有，別告訴艾莎！」

不待凱伊的出手制止，她三步併作兩步的跳上了船。

